

夫妻姓氏

名字是可變的，是一種符號，也多少寓意一種追求，比如「富貴」「金寶」「有志」「思慧」。而姓氏卻是永恆不變的，沒有商量餘地，我一直這樣想，直到早年來到香港。

不少香港已婚女

性隨夫姓。當年來港的第一天，新朋友稱我「鄭太太」。這稱呼是褒義還是貶義呢？「小冰」這個名字易讀易叫，突然被改了姓，心裏不免有點彆扭，但終究沒問出口。當晚與內地親友通電話時我發牢騷：「來香港連自己姓什麼都不知道了。」「你姓柳呀，難道你跟先生姓！」「還別說，我現在真的跟他姓了。」

久而久之，新朋友成了老朋友，我打破情面地告訴她：「被稱為太太，太彆扭了，我疑惑這稱呼是褒義還是貶義」。她對此感到大為不解，用肯定的語氣說：「你怎麼這樣想！你應該跟先生姓，太太是尊稱，也是對你身份的認可。」原來，彼此對「太太」的理解天壤之別。

香港對已婚女人的稱呼是很明確的，這方面保持了中國傳統。這裏中西合璧，稱謂也與西方家庭姓氏的習俗相融合，結了婚就是一家人，鄰居稱你家的人張先生、張太太、張小姐、張哥哥，也方便記住。

年少時我見過爺爺奶奶寫給我媽媽的信，他們稱呼我母親「自賢嫂」，因我爸爸字「自舒」，爺爺便給兒媳取婚名「自賢」。過去有「嫁雞隨雞，嫁狗隨狗」之說，後來這傳統被淡化，內地女性的稱呼變得比較模糊，女孩子下來隨父姓，終身到老。不能從稱呼上去辨別一個女人的婚姻狀況，

我有過被稱為柳太太和柳夫人的經歷。

孩子隨父姓，在香港是無可非議的事情。我告訴朋友，如果在內地，可以讓兩個女兒一個隨父姓，一個隨母姓。沒想到，她被這話震驚了，神秘兮兮地說：

「這會給我留下想像空間，那個隨母姓的孩子，她的生父是誰？」事情竟然如此嚴重。隨母姓的孩子在內地多的是，但是在香港不行，人們一定會多慮。

隨夫姓最容易出錯的，恐怕是對於那些婚姻狀態不穩定的女人的稱呼。比如明明是同一個人，最初是張小姐，婚後成了王太太，後來離婚再婚，改稱羅太太，再後來李太太……假如一不小心叫錯了，造成尷尬總是不好。怎樣稱呼呢，我想，最好就你你我我算了。

「你姓什麼」、「你是趙小姐還是趙太太」，一個有想法的男人，根據女人的稱呼能判斷自己是否還有機會。但是對男人的稱呼辨別不了，張先生李先生，一個稱呼一稱到底，無從考證婚姻狀態。

前些年女兒在港大讀書，住舍堂。有一次我和先生去看她，我們在學生餐廳吃飯，碰到她各國各地的同學。女兒用粵語、普通話或英語向同學介紹我們，於是我們就收穫了不同的問候，「你好，鄭先生，鄭太太」，香港同學這樣稱呼；「叔叔好！阿姨好！」內地同學如此問候；「你好！鄭先生，鄭夫人。我是某某，來自某國。」外國同學的問候公式化，還自我介紹。

你姓什麼，我姓什麼，鄰居至今不知道我原本姓什麼，連問都沒有問過。



新聞曾報道「放空大賽」，參加者在空地盤膝而坐，其間需接受外觀和脈搏監測，看誰放空放得最定最久。記得看到有關消息時，曾嘲笑那些參加者無聊和浪費時間，怎料疫情下竟體會到長期放空的難度與感覺，明白放空確是一門技能，甚至是專長。

留守家中，不可能二十四小時都有活動

過去一年，香港人最常做的，除了呼吸、心跳、吃睡外，放空應該也可躋身十大行為。

社會秩序受破壞，繼而新冠肺炎疫情來勢洶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習慣天天逛街、夜夜笙歌的都市人不得不接受改走深閨路線。

重慶大廈，文化共融



一棟由五座（分ABCDE）連在一起，十七層高的大廈，共七百七十個單位，底層和一樓共有二百六十多家店鋪，三樓以上是九十幾家大小旅店，每家大概六至十二個房間，每晚約有四千餘人留宿，住客的國籍達一百二十九個，說它是「微縮世界」恐怕不過分。「小聯合國」、「另類聯合國」是它的綽號，「最全球化的地方」，「香港少數族裔的九龍城寨」，是它的內涵。當然，它有自己的名字——重慶大廈，許多年前我意外地與它相遇。

那是我們剛來香港的一個周末，漫無目的在彌敦道上閒逛，忽然一個印度小伙子一步跨前，往我手裏塞東西，一看是張VIP卡。小伙子笑容可掬地說「夫人，您是我們的貴賓，盛請光臨小店」。細問下方知是家印度咖喱餐館，就在前面的大廈裏面。大廈在哪裏？小伙子十分恭謙，「護駕」前往。此時，他口若蓮花，邊走便誇孩子可愛、先生隨和、夫人有眼光，這一家人真是當之無愧的「貴賓」。如果定力淺點，真能被牠忽悠得「飄」起來。憧憬、好奇、竊喜，跟着牠，拒絕了眾多印巴人遞過來的「貴賓卡」，就這樣走進了一座大廈。

天啊！先是視覺衝擊，看似購物商場，可燈光幽暗，空間感混亂，各式招攬生意的牌匾密密匝匝。驟眼觀望有手機手錶、外匯及外幣找換店、電話卡、士多、成衣商店、影碟店等商舖，狹小的空間放置滿檔貨物。再有背着大背囊的歐美遊客，拖着紅白綠巨型編織袋的非洲壯年男，目光炯炯長衫包頭的印巴裔大叔，見人就搭讪的中東攬客漢，瘋狂發名片的印度小伙，還有眼觀六路、搜索目標的「夜鶯」，品流複雜，在嘈雜混亂中你來我往，氛圍詭異、神秘又多元。膽小的感覺恐怖，獵奇的覺得好玩。再遭味覺誘惑，空氣中飄盪着濃郁的咖喱香味，慌亂中匆匆一瞥，東南亞特色快餐、咖喱小食店四處可見。

頓時，整個感官神經都活躍了，緊張、刺激、好奇跟着小伙子來到升降機前。漫長的等待後，鈍重的門緩緩打開，好不容易擠進狹小幽暗的空間，晃晃悠悠地爬升，「咯噔」停下，等待那門再悠悠地開啟，頗有絕處逢生之慶幸。這就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被著名旅遊指南《Lonely Planet》推介的



由於行程延誤，到達盧溝橋的時候已經是黃昏。遊人稀少，人聲在風中蕩漾，漸漸越飄越遠，越來越弱，幾乎消失。這番情景，頗有「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的況味。

我把握時間，在殘餘的陽光中，靠住橋的欄杆漫步，一邊走，一邊欣賞每一個獅子雕塑。聽說這些石雕是花了心思的，各種姿態和表情有異。我大略看了一遍，果然是事實。關於獅子的數目，也存在不同說法。當年這些石獅目睹侵略者闖入我國疆土，見證漫長苦難日子的開始。幾十年來石獅子都默默坐在這裏，似乎與每一個遊人談舊事，說歷史。悠悠往事，它們記得；當中悲憤，它們懂。

橋上中間一段路是本來面目，兩旁是後來鋪設的。我站在這段滲透血淚的石路上，彷彿見到侵略者的腳印。踏在上面，每一步

。睡已睡過，吃又吃過，清潔打掃完了，電視手機也看到眼球負荷不了，餘下就是坐着。要長期發呆和接受放空真的不易，靜不下來、憋不住，有些人甚至會懷疑人生和抑鬱。疫情嚴峻時，如果人們因不習慣長時間在家，有事沒事溜到街上，對控制疫情實是莫大的考驗。

從前任教中國文學，有一課是頗難令學生全然領會的，就是王維的《鳥鳴澗》。全詩四句沒有一個深字，也沒有抽象的畫面，但那個「夜靜春山空」的「空」字，卻非想像般易教易學。明明滿山花草樹木，為什麼是「空」？明明聽見鳥兒鳴叫，為何又是「空」？內心與環境「空寂」的「空」，是否就如人們常說「四大皆空」的「空」？面對高中初接觸文學的學生，老師絕對可以在那



◀重慶大廈彌敦道馬路前夜景

資料圖片

重慶大廈，因其低廉的食宿全香港難尋，以及卧虎藏龍，多元化、夠刺激，成為各國背囊客、商人、避難者、臨時工、以小博大的玩家、狙擊獵物的流鶯之首選。二〇〇七年五月被美國《時代》雜誌評選為「亞洲最能體現全球一體化」之案例。

話說那天吃了一頓平生最誘人的咖喱大餐，丈夫結賬我帶孩子先離開。搭升降機的陰影未消，牽着孩子走樓梯。這一走，驚嚇到腿軟。仰面看水管、電線、保險絲盒與蛛網交織一起，直接外露懸吊於天花板，低頭見牆壁、樓梯、地面與天花板同色，污濁骯髒到分不清天地。如果說餐廳內環境尚可，眼下所見實在過於殘舊和陰暗。突然，一隻活物「嗖」地從腳下躍過，若不是怕「尖叫」驚嚇到孩子，其實早已飛魂魄散。

次日告訴香港同事重慶大廈的咖喱有多美味，沒想到她的驚訝和疑問猶如遇見「外星人」。我始知這座在九龍最繁華商業區域的大廈，故事多多，是「都市中的孤島」，本地人多是敬而遠之，躲而避之，唯恐邁入一步。據說電影《重慶森林》的導演也是因為小時候被父親一再叮嚀「不許去那個地方」，成年後才一定要拍「那個地方」——重慶大廈。當二〇一三年那個躁動的六月，全世界尋找的那位藏匿在香港的美國人（愛德華·史諾登，Edward Snowden），最終也和重慶大廈扯上關聯時，我一點都不吃驚。

這次體驗後，只要去九龍，就到此一遊。當初的戰戰兢兢沒有了，現在帶着不用護照走進異域風情的興致，欣賞天南地北的族群，南腔北調的語言，五湖四海的服飾，異國他鄉的情誼，這裏如同一座流動的人文博

一刻看到何謂腦袋的「空」，進而擔心公開考試的「吉凶」。幸好這世上有所謂參考答案和註釋：「空，指空寂；既寫山中的寂靜，也呼應『人間』，表現作者內心的閒靜。」這時，學生們像茅塞頓開般點頭，「誤人子弟」的我也稍為放心。

如今在家抗疫的市民，即使放空，應該也難以做到「詩佛」王維的境界。我們可能表面平靜，內心卻惴惴不安，既要留意疫情最新情況，又要擔心仍要外出上班的親友，簡直心亂如麻。

昔日的「放空大賽」，縱然有點無聊，但今天才知，能夠安然地聚在一起比賽已是人類莫大的福氣。什麼時候可再舉行國際性的「放空大賽」呢？有機會真的要到場一睹盛況，做一名全程放空的觀眾也好。

物館，即時即刻生動多彩。當然，我們也品嘗這些異鄉人正宗味道的家鄉菜式，南北印度、巴基斯坦、尼泊爾的咖喱餐都嘗過，獲發的VIP卡少說有一打。

二〇〇三年底去尼泊爾旅行，當時該國政局動盪，銀行換不到尼泊爾貨幣。忽然想起重慶大廈，來了不僅換了錢，還發現一家尼泊爾雜貨店。老闆一聽我們要去尼泊爾，轉身塞給我兩張音樂光盤。從尼國回來，帶了些該國小吃以答謝老闆。他開心地說「你要是有喜歡的東西，我專門『進口』給你」。從此，這裏也有了「熟人」。

最近一次去重慶大廈，為了給蘇格蘭的朋友拍照片，八十年代牠做背囊客住在這裏。此時的大廈，已經完成了內外大翻新，有了空調，裝設了二百零八個閉路電視鏡頭，電梯大堂、走廊及外牆的照明系統及燈飾均已更新。曾經光顧的「咖喱王」們不見了，商舖規整得如同在「shopping mall」。找到一家印度雜貨舖，細問才知：租金漲了，不少人搬走了，大部分非洲人去了廣州。如果你們想吃咖喱，我可介紹一家。

重慶大廈，出沒着形形色色的人，他們在細小又簡樸的格局中，從事着各自的交易，在複雜的香料氣味中，烘焙着人生逆襲的夢想，從舊式電視裏播放着家鄉語言的節目中，體味着故鄉的餘溫，這裏曾是多少異鄉人的「故鄉」？無論是走是留，是住了幾晚的旅人，是留下來圓夢的客商，希望香港這座多元和包容的城市，在他們的旅途中留下一絲溫暖的回憶，於我便是只有這裏才有的那抹咖喱香中的氛圍，最是難忘。

勿忘

都引起錐心之痛。到底這許多年，我們的先輩是怎樣走過這條苦楚的人生路？天色黑下來，一定要離開了，我走到「蘆溝曉月」碑旁邊拍照，作為這趟遊覽的結束儀式。拍照時，心情跟以往拍「到此一遊」照有些不同，興奮的感覺十分淡薄，心裏一陣沉重。

這就是蘆溝橋，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這裏是八年抗戰的起點。

余生也晚，慶幸逃過這場折磨，不過小時候聽祖母一抹眼淚，一把鼻涕地述說那段經歷，心有戚戚然。閱讀歷史書籍，其人其事，歷歷在目。從種種資料，我見到殺戮，聽到慘叫。一次聚會，更加讓我接觸到活生生的歷史。

抗戰勝利六十周年那年，我參加一個有關這個主題的微文比賽，倖倖獲獎，得以出席午餐聚會。主辦方邀請了幾位抗日軍人出席，幾位老人家跟我們敘述往事。他們的肉體衰老，可是豪邁的氣勢從未減弱。這是我第一次現場見到英雄，聽到他們親口講述抗

敵歷史。其中感受，比看電視訪問真實。六十年過去，記憶猶新。國家民族的傷痛，永遠不會撤出記憶。

記住歷史，並不是要記住仇恨，俟機復仇。戰爭奪去多如星數的生命，拆散大量家庭，蹂躪無數女性，造成永遠無法補償的傷害，這是事實。不過，原諒往往是治療傷害的方法。很多年前在英文頻道看過一齣紀錄片，記者訪問一個法國人，詢問他對於侵略者抱持什麼態度。他的回答是，他可以原諒，但不會忘記。

英文字幕上出現了「forgive」與「forget」，之後我就記下這兩個單詞。記得，是為了避免再度犯錯。可惜有些人是不知悔改，總是濫用原諒，一錯再錯。觀乎現今世界，軍國主義從未絕種，損人利己的國際政策仍然實行，這是十分危險的信號，所以我們必須時刻作自我提醒。

每一個人都有責任記住歷史，尤其是祖國的歷史。勿忘！勿忘！

玉佛禪寺祈福

我喜歡去各地的寺廟，相對於香火旺的，更偏愛略顯「小眾」的，為那份清淨而去。說來慚愧，我已在上海生活多年，卻因俗事纏身，還沒去過上海的幾大寺，實在對不起自以為的「喜歡」。相對於處於繁華地帶的靜安寺，我更喜歡遊客相對較少的玉佛禪寺，建築也以木質結構居多，少一分金碧莊嚴，多了一分古樸清幽。

因年初疫情爆發，玉佛禪寺關閉了將近半年時間，近期上海疫情穩定，禪寺也終於重開了，我連忙上網預約，於大暑這天成行。大暑當天也正如這個名字一樣，是個有太陽的大熱天，我從家裏出發，步行四十分鐘到達禪寺，衣服已被汗濕。因是工作日，來遊覽的人並不多，再加上禪寺中種了很多樹，進了寺門就頓覺清涼。我不屬於嚴格意義上「信佛」的人，只是從開始好奇如何能克服痛苦與悲傷，如何能從欲望中解脫時，發現了佛陀的教導。之前有一個問題長久地困擾着我，如果我沒有看過那麼多佛經，不清楚佛教複雜的歷史和派系，不完全懂佛陀說的意思，也並不明白燒香拜佛的規矩，我可以信仰佛教嗎？又是怎樣的人才能說我的信仰是佛教呢？

年齡長些之後，我發現有些「信佛」的人可能並不太懂佛教在講些什麼，而有些研究佛經的人也許他的信仰又並不是佛教。但當我漫步在玉佛禪寺，走累了坐在長廊下的石檯上休息時，我突然明白，兩者



其實並不衝突，懂與不懂對於像我這樣的普通人來說也不再重要。微風徐徐，滿眼綠色，樑上掛着的一塊塊紅色的許願牌叮咚作響，遠處還時不時傳來和尚們誦經的聲音，此刻所謂「心中有佛」，舒暢不掙巴，沒有非要得到不可的人和物，如此來說自己是信佛之人又有何妨，說不定在每天吃喝拉撒的俗事中和孩子哭鬧中的修行才是真正所謂的中道平衡。

之前跟朋友聊到宗教信仰，她說她相信總歸有個Upper Being處於人類之上，大愛、智慧、公正，保護、聯結，同時也牽制着人類。在禪寺吃齋麵時，我跟坐在旁邊的女生聊起天來，她也一個人來，我們年齡相仿也都有孩子，自然聊得投契，還互相留了聯繫方式，我想這可能就是不管佛也好，Upper Being也好，將你我這樣的有緣人聯繫在一起的方式吧。上個月看到在香港的朋友們紛紛「打卡」慈山寺，我也是心癢癢，心裏一直在祈求香港的疫情快些好起來，開口開了快些去香港，去慈山寺將這個聯結，或者說是緣分圓滿起來。

離開玉佛禪寺前，我在玉佛前誠心許願，這次除了為小家祈求平安，更多了一個心願，願國泰平安，風調雨順。雖說願望有些大，而我又太渺小普通，但二〇二〇年的疫情真的讓我深刻明白了什麼叫國才有家，每個人都不是獨立的存在，唯願被緣分牽扯着的每一個人都一切安好。